

专题
研究

新时代中小学教材建设

[主持人语] 本专题聚焦我国新时代中小学教材建设。《新时代我国中小学教材建设：成就、问题与建议》分析了新时代十年我国教材建设的现状，提出了推进我国中小学教材建设高质量发展的建议。《高质量教材建设何以可能？——基于政策工具分析视角》以党的十八大以来教育部颁布的事关中小学教材建设具有代表性的25份政策文件为研究对象，从政策工具视角提出优化路径。《新时代中小学地方教材管理制度建设的命题、问题与破题》着眼于健全地方教材管理制度，回应地方教材管理制度建设的时代命题。

新时代我国中小学教材建设：成就、问题与建议^{*}

王娇娇 张增田

[摘要] 中小学教材建设作为新时代十年教育变革的重要事件，走出了一条独具中国特色的基础教育教材发展之路。但不可否认的是，现阶段教材建设离高质量教材还有一定的差距，未来应坚持中国特色的教材建设道路，掌握教材的领导权、话语权、主动权；回归教材建设的基础研究，提升教材的理论性、应用性、综合性；加强教材治理的现代化，推进教材的统筹化、规范化、精细化；借助教材建设的外部资源，实现教材的高水平、高投入、高科技。

[关键词] 新时代；中小学教材建设

[中图分类号] G62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718X(2023)10-0005-07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新时代十年的伟大变革，在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中华民族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1]在新的历史定位上，习近平总书记就教材建设提出了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论断，我国对教材建设的重视程度空前。^[2]中小学阶段属于基础教育，中小学教材建设就更加重要了。^[3]这十年，我国中小学教材建设取得

了突破性的成就，成绩斐然；但也面临着些许困难。基于此，有必要提出进一步完善中小学教材建设的对策，以期推进我国教材建设向高质量方向发展。

一、新时代以来我国中小学教材建设的成就

教材建设作为新时代十年教育变革的重要事件，走出了一条独具中国特色的基础教育教材发展之路，

王娇娇 首都师范大学教育学院 博士生

100048

张增田 首都师范大学教育学院 教授 博士生导师

100048

^{*} 本文为首都师范大学2022年度研究生高水平学术创新项目“统编版语文教科书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记忆研究”与中国教育学会教育科研专项“新时代我国统编教材建设的理论与实践研究”（2020JYX031403ZB）的成果之一。

为建设教育强国、实现教育现代化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据测算,我国目前的教育强国指数居全球第23位,比2012年上升26位,是进步最快的国家,教育现代化发展总体水平跨入世界中上国家行列。^[4]

(一) 教材观由“教材”转变为“学材”

当前国内对教材的认识多呈现两种不同的观念方式。一种为“教材”观,着重“教教材”,即“作为教学之用的主要教材”,将教材视为权威的教学内容,是完成教学活动的决定性因素。另一种为“学材”观,注重“用教材教”,即“作为学习之用的主要教材”,将教材视为开展教学的手段或媒介,引导学生通过教材去学习。2014年,教育部研制印发《关于全面深化课程改革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意见》,提出“组织研究各学段学生发展核心素养体系”^[5]。教材改革步入了核心素养时代,这是一个全球性的教育趋势。^[6]“用教材教”的“学材观”日益形成,逐步取代“教教材”的“教材观”,重在引导学生自主学习、主动探究,指向学生的主体性发展,教材越来越体现其服务学生学习和主体发展的功能。^[7]由此,教材观从“教材”转变为“学材”,实现了其对传统知识本位的超越。

(二) 教材政策持续发力

2001年《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纲要(试行)》的颁布与实施,推动我国中小学教材政策转型为“一纲多本”“多纲多本”。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教材建设是育人育才的重要依托。建设什么样的教材体系,核心教材传授什么内容、倡导什么价值,体现国家意志,是国家事权。”^[8]“教材建设是国家事权”首次被正式提出,明确要求从确保意识形态安全的高度加强教材建设。^[9]各项教材政策持续涌现。2016年底,中办、国办印发的《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大中小学教材建设的意见》,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个关于教材建设的中央文件,相应提出“语文、历史、道德与法治三科教材统编、统审、统用。”2017年,我国在义务教育阶段实践推行三科统编教材;自2019年开始,统编教材在部分省市普通高中投入使用;到2022年我国基本完成三科统编

教材的统编、统审、统用。此外,2021年,教育部印发《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进课程教材指南》,陆续出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中小学课程教材指南》《革命传统进中小学课程教材指南》《大中小学劳动教育指导纲要(试行)》等9项指南和纲要,系统将国家事权相关的重大主题以制度化的形式落实在课程教材之中。

(三) 教材管理体制不断完善

新时代我国教材建设取得的伟大成就,很大程度上归功于教材管理体制的完善。第一,建立统筹管理、统分结合的工作机制。2017年3月,教育部宣布成立国家教材局,其职责主要是“制定完善教材建设基本制度规范,指导管理教材建设”,7月,国务院发布通知成立国家教材委员会,其职能是统筹指导和管理全国的教材工作。2019年12月,《中小学教材管理办法》指出“在国家教材委员会指导和统筹下,中小学教材实行国家、地方和学校分级管理。”^[10]自此,我国初步建立起统筹为主、统分结合,国家、地方、学校分层负责、上下联动的工作体系。^[11]第二,形成国定制与审定制并行的混合管理制度。2001年,新课改促进我国教材制度迈入审定制时代,一直到2019年12月,《中小学教材管理办法》颁布实施,国家实行中小学教材审定制度,其中“三科”及意识形态强的教材规定国家统一编审。我国教材制度实现了由审定制向国定与审定并行的混合转型,具体建立了“政治审核、专业审核、综合审核、专题审核、对比审核”的五审制度。第三,实现教材的免费供应。我国政府于2001年开始为中小学发放免费教材,到2017年,中央财政开始对城市义务教育的学生免费提供国家课程教科书,各地组织编写、选用的地方课程教材所需资金由地方财政承担,其他种类教科书则由学生购买。^[12]据统计,从2021年春季学期起,小学阶段国家课程免费教科书补助标准由生均90元每年提高到105元,初中阶段维持生均180元每年不变。^[13]第四,设置教材奖励机制,遴选教材研究基地。2020年,党中央、国务院印发《深化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总体方案》提出“实施教材建设国家奖励制度,

每四年评选一次”^[14]，教育部相应设立“全国教材建设奖”，将教材建设纳入教育督导范畴，以奖励机制推动教材发展。另外，教育部还依托高水平高校、科研机构，遴选了首批 11 个教材重点研究基地，为教材建设提供研究与咨询服务。

（四）教材多样化、立体化格局形成

20 世纪 80 年代末 90 年代初，全国开展课程教材改革，基本形成了国家教材、地方教材、校本教材、民族教材、乡土教材等多样化的教材体系。^[15]进入 21 世纪，教材呈现如下特点。其一，教材多样化格局形成并趋于规范化。不同于前期的散、乱、没有重心，新时代的中小学教材建设形成了以统编教材为主、其他教材补充的更加完善的、全方位的中小学教材格局。此外，《中小学教材管理办法》《学校选用境外教材管理办法》皆明文规定“义务教育阶段不可引入境外教材、普通高中要按国家要求选用教材”等，改变了长期以来境外教材粗放引入、随意使用、缺乏审核监管的现状。其二，形成立体化的教材建设。立体化教材建设是适应教育信息化背景，在印刷媒体的基础上构建的由印刷媒体、音像媒体、电子媒体有机结合的教材系统。^[16]随着信息技术的更新演变，教材突破了纸质书本印刷形式，日渐依托技术创造丰富多样的教材，如今立体化的数字教材得到了蓬勃发展。研究指出，2013 年数字教材发展呈现前所未有的强劲势头。^[17]加之 2019 年底，新冠肺炎疫情席卷整个中国，各地掀起教育信息化建设的浪潮，线下面对面的教学方式被线上教育方式部分取代，在线教育的火速发展将数字教材推向了顶端。

（五）教材编撰队伍的日益壮大

整体而言，我国教材编辑出版领域基本形成了以人民教育出版社（以下简称“人教社”）为主、其他特色鲜明的出版社共同组建的庞大的编辑队伍，更多的学科专家、一线教师等也参与其中，教材建设队伍得以壮大。其一，人教社作为国家唯一的课程与教材专业科研机构，在教育部领导下，一直承担着我国基础教育教学大纲和教材的研究、起草、编写、编辑、审查、出版和发行工作^[18]，特别是 2017 年课

程教材研究所设立，到 2021 年其与教育部基础教育课程教材发展中心进行整合，组建新的课程教材研究所，更是奠定了人教社在课程教材研究的专业领先地位。其二，教材编辑队伍汇聚了众多的编写力量，不仅含多家特色鲜明的出版社或出版集团，如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山东出版集团等专业单位，还包括专家学者、专职人员、教师和教研人员等众多的编写人员。目前，我国已经储备了规模化的教材编写队伍，积累了丰富的编写经验。特别在统编教材方面，教材编撰队伍有着明显的变化，在全国范围内遴选了政治立场坚定、学术造诣精深的一流专家担任三科教材总主编，并调集全国知名学科专家、优秀教研员和教师等，组建了 140 多人的编写团队。^[19]

二、新时代我国中小学教材建设面临的问题

新时代我国中小学教材建设虽然展现了基础教育教材的中国特色，但离我国教育强国和教育现代化的要求还有一定的差距。

（一）教材意识形态领域不稳定因素增加

意识形态是服务于政治和政党的具有历史性的价值、思想和话语体系。2016 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指出：“实际工作中，在有的领域中马克思主义被边缘化、空泛化、标签化，在一些学科中‘失语’、教材中‘失踪’、论坛上‘失声’”。^[20]如西方自由主义等思想的传入，或通过网络大肆宣扬资本主义价值观，有意对我国进行不利的文化渗透，导致教材意识形态领域的不稳定，出现教材的内容、观点与国家倡导的、主流的价值观不一致的问题，这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国家在教材建设领域中的意识形态领导地位。^[21]

（二）教材基础研究有待进一步加强

教材建设是一个专业、复杂的系统工程，教材的基础研究关乎源头创新能力，决定着教材建设的进程。^[22]长期以来我国对中小学教材的基础研究不足，损害了教材的权威性、科学性和专业性，导致教材建设的地基打得不够扎实。具体表现在：其一，

对理论的生搬硬套。如教育学和心理学作为教材研究的理论起点和基础视域,在研究过程中,若不能将基本原理与学科自身特点有机结合,教材研究容易照本宣科,被理论“牵着走”,很难发挥理论的指导作用。其二,凭经验办事,相对缺乏实证研究。我国的教材编写历来有一个传统,就是容易“凭经验办事”,很难对其进行科学的、理性的思考,导致教材建设存在的潜在问题没有被发现、被解决。

(三) 教材管理缺乏良性的运行机制

中小学教材建设虽已形成一套较为完善的教材管理制度与组织架构,但面对新时代的新要求,现有的教材体制机制缺乏良性的运作形式,难以克服粗放性。其一,教材建设的主体分工不明晰。国家、地方、学校三级教材管理机构联动性不强,尤其是地方和学校,存在主体管理权限和责任边界划分不清的问题,阻碍教材的整体规划与分层设计,教材建设发展的内生动力明显不足。一方面,分工不明使国家教材管理遭遇中阻,无法有效落实执行;另一方面,联动性不强导致省级及以下教材管理角色欠缺,特别是地方教材主体责任的缺失,不能保障国家统一要求与地区差异和学校实际的一致性与顺畅性。其二,教材建设缺乏监督反馈机制。教材建设是一个编写、出版、发行与使用全过程运行的系统工程,拥有严格的标准及精细的操作规程。但受市场驱动,教材的出版常以市场占有率或采用率作为唯一驱动因素,考量教材的经济效益而不顾公益属性,致使教材的管理陷入市场掌控的被动局面。特别是教材管理相关利益者的监督缺位,多方参与共同管理不能发挥有效作用,且与教材相关的监督和评价散见于教育政策文件之中。^[23]

(四) 教材建设易陷入信息技术泥沼

“一个比黄金、货币和土地更灵活的无形的财富和权力基础正在形成。这个新基础以思想、技术和通讯占优势为标准,一句话,以‘信息’为标志。”^[24]信息技术正以一种深刻的方式重构我们的生活方式,改变了教育生态,也带来了潜在的风险。众所周知,教材只有在教学中才能发挥其应有的教育价值,但

技术只是教学的载体而非对象,是师生教学的支架而非束缚。^[25]教材建设常因囿于工具理性的规制,不免偏离教材的本质,淡化对教材教学性生命属性的认知。此外,信息技术的介入破坏了教材内容的结构。在技术的推动下,教材呈现各式花样的外观与功能。中小学生对各类事物探索、好奇的认知年龄阶段,很容易对新教材产生兴趣,沉浸于追逐新颖的功能,忽略对教材知识的整体性学习,一定程度上解构了教材系统的知识体系。^[26]

(五) 教材编撰队伍的素质水平有待提高

教材不同于通俗读物、科普读物,教材编撰也不同于科学探索和文学创造,它是一门专业学问,需要专业的人干专业的事情。^[27]叶圣陶先生曾提到在编写教材时不能“拉到篮里都是菜”,此形容不但适合教材内容的选择,也非常适合教材队伍的建设。目前学科编审普遍存在着经验多、研究少,兼职多、专职少,单一型多、复合型少等问题,急缺集学科研究、教学经验、编辑素养于一身的教材专家。^[28]中长期、稳定、专业、专职从事教材建设的人员比例太低,很多人员是临时性、兼职性的^[29],其学识、能力、素养等明显不足,难以形成强大的、高素质与高水平的教材编撰队伍。

三、推进我国中小学教材建设高质量发展的建议

教育强国呼唤高质量教材。二十大提出“加快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这是我国教育发展的长久目标。教材体系作为教育体系的重要一环,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必须用中国特色高质量教材体系支撑。^[30]可见,推进教材建设高质量发展是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应有之义,是提升教材质量的实践之需。

(一) 坚持中国特色的教材建设道路,掌握教材的领导权、话语权、主动权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政治方向是党生存发展的第一位的问题,事关党的前途名誉和事业兴衰成败。”^[31]教材建设是党教育事业发展的的重要组成部分,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政治方向,走独具中国

特色的教材建设道路。

第一,坚持党对教材建设的统一领导。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领导核心,必然是推进教材建设特色化发展的核心力量。^[32]历史表明,党在革命、建设、改革的各个时期都高度重视教材建设,特别是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教材建设是国家事权的重要论断,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实践经验的概括与总结。只有坚持党的全面领导,牢牢把握对教材建设的领导权,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不折不扣落实好党中央决策部署,才能为教材建设大的正确发展方向保驾护航。第二,构建独立的中国教材话语体系。话语是指某种特殊思维和行为方式的表达。^[33]在此意义上,教材话语体系也是有一套区别其他研究领域的思想体系和知识体系,反映了特定历史时期的文化信念、价值伦理与基本规范。^[34]习近平总书记曾多次谈到中国传统文化,表达了自己对传统文化及其思想价值的认同。传承发展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教材建设的首要和本体性使命。^[35]新时代中小学教材建设需彰显中华民族文化,与文化自信相联结,形成从内部自主的探索和思考而生成的假设、概念、方法与框架,有自己要说的话。^[36]第三,主动借鉴世界教材建设的先进经验。中小学教材建设虽要防范教材的西化,但并不是对西方教材的全盘否定,而是要保持主动的姿态向世界一流教材水平看齐,吸收其他国家的文明成果,借鉴其建设发展中的有益因素,为打造“培根铸魂、启智增慧”的教材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如在政策、研究和设计方面开展大量的借鉴、引进、译介和移植工作^[37],通过对西方先进经验的学习与转化,提升教材建设的整体质量。

(二) 回归教材建设的基础研究,提升教材的理论性、应用性、综合性

在我国,教材是几亿师生的精读文本,是读者最多、最被读者看重,影响最深远的文本。^[38]教材研究自然相当重要、不容忽视。若忽视对教材的基础研究,教材发展无异于空中楼阁。

第一,加强教材的理论研究。毋庸置疑,教材建设必须依靠科学的理论研究指导。若缺乏理论的

指导,教材建设就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难以释放教材的原创力,自然谈不上高质量发展。从当下教材建设的战略地位和时代使命来看,教材成为一门学科似有必要。^[39]以教育实践中的教材问题或现象倒逼教材理论研究,生成教材基本原理、教材史等独立的分支学科,构建教材的独立学科地位。第二,重视教材的应用研究。教材是学校教育的一项重要基本建设,供师生使用而研制,其出现一定是基于教学、为了教学并指向教学的。^[40]教材的应用研究紧跟教学改革需要,关注教育教学活动中教材的适用性与有效性,在教材的使用环节中及时发现问题,查漏补缺,在反馈中不断弥补或修正以更好地服务于教学。第三,运用综合性视角研究教材。教材的本身及研究对象具有一定复杂性,这决定了教材研究是一个跨学科的研究领域。教材研究继续深入把握各种社会因素,从不同层面、不同角度进行全方位地综合分析^[41],综合运用历史学、文化学、政治学等维度进行多元探讨,不断变革教材研究的方法论,实现教材研究的“规范性”与“实证性”特质。

(三) 加强教材治理的现代化,推进教材的统筹化、规范化、精细化

教材治理现代化是教材管理追求的根本目标。^[42]所谓教材治理,就是治理主体即国家、社会组织和市场运用治理思维,按照相应的制度开展合理行动,共同参与教材管理各环节的过程。^[43]

第一,形成多元主体分层共治的教材治理格局。目前我国已基本形成国家、地方和学校三方共建的教材管理主体,但离“统一领导,分级负责”的教材管理体制还是有差距的。教材建设是一个由多主体组合而成的组织共同体,自然有着基本的利益取向,即要能在自益行为和他益行为之间达成共建教材,实现高质量教材体系构建的共益共识。^[44]如,国家层面更加突出国家事权,做到对教材建设的统分管理;地方层面处于三级教育管理的中间层,发挥好润滑油的功能,将国家规划有效转化为地方教材建设的方案;学校层面则立足自身文化环境的发展诉求进行恰当的校本教材建设与管理。以此形成

国家、地方、学校三级齐抓共管、平衡和谐的共同体。第二,以良好的教材制度确保教材管理的规范化。教材建设要持续保持教材制度的优势,实现教材编写、修订、审查、出版、发行、选用、退出等全流程的制度优化。只有建立良好的制度,才能保证教材建设各环节不偏离制度的轨道运行,教材工作也才能强起来、实起来。第三,创新教材治理机制,推进教材管理走向精细化。建设高质量教材体系,目的在于提高教材质量,关键在于体制机制的创新^[45],转化为可落地的运行工作机制。一方面,做好教材建设的督导评估。开展督导评估是促进教材建设依法管理、科学管理的必然要求,也是维护教材建设秩序,营造良好环境,矫枉纠偏、鼓励先进、惩戒问责的有力手段。^[46]通过建立各级监测机构压实各类主体责任,对具体的监测工作及时反馈,以“实践—修正—再实践—再完善”的督导思路,完成教材建设的调整与改进;另一方面,做好教材建设的相关法律规定。任何国家的教材治理都要接受国家法律的规定^[47],通过健全教材管理的法律机制,强化教材依法治理的能力,保障教材治理有法可依,依法可为。

(四) 借助教材建设的外部资源,实现教材的高水平、高投入、高科技

教材不仅仅被看作是传承人类文化知识的载体,而是一种动态的、生成的以及体现人文关怀的意义开放系统。^[48]强大的人力、物力等资源及系统运作将会构成高品质和独特风格的教材系统,有助于提高教材质量。^[49]

第一,以人才推动教材的高水平发展。人才是第一资源,是实现教材高质量发展的战略资源。若教材编撰队伍的专业素质和能力减弱,教材内外质量水平便会有所下降。因此,教材建设需要选优配强高素质的人才队伍,通过培养和培训并举的方式,加强教材编审人员的政治、专业、品德素养,形成一支立场坚定、业务精湛、结构合理、学风优良的高素质专业化教材研究和编审队伍。^[50]第二,以经费落实教材的高投入保障。教材经费是支持教材各项工作开展,确保

课前“人手一册”的重要保障。一方面,通过引导出版社、社会资金实现多渠道筹集教材建设经费,做到教材资金的专款专用;另一方面,对所有发放的教科书、作业本和语音教材的数量及金额,均聘请第三方机构审核确认后结算,有效杜绝教材发放浪费现象,进一步提高经费使用效益。^[51]第三,以技术实现教材的高科技支撑。科学与技术从未像现在这样突出地显示出它们的威力和潜在力。^[52]新时代的教材发展要充分利用信息技术赋权增能的红利。比如,根据教学需求和教学场景,促进教学方法的改进,发挥和强化教材教育功能,实现技术与教材深度融合。另外,教材建设需注重教材环境建设,也就是营造良好的社会环境,特别是建设良好的舆论环境。^[53]教材的专业机构和专门机构以信息技术为加持,主动作为、引导舆论,通过发挥新媒体的泛在优势,有效避免教材遭到负面炒作甚至恶意攻击。

[参考文献]

- [1]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EB/OL]. (2022-10-25) [2023-6-23]. http://www.gov.cn/xinwen/2022-10/25/content_5721685.htm.
- [2][29][53] 田慧生. 新时代教材建设的若干思考 [J]. 课程·教材·教法, 2019(9): 4-6.
- [3] 叶立群. 回顾与思考——中小学教材建设四十年(1949-1989) 管窥 [A]// 瞿葆奎. 教育教学文集·课程与教材(下). 北京: 人民教育出版社: 1993: 21.
- [4] 马晓强, 崔吉芳, 万歆, 等. 建设教育强国: 世界中的中国 [J]. 教育研究, 2023(2): 4-14.
- [5] 教育部关于全面深化课程改革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意见 [EB/OL]. (2014-04-08) [2023-6-23]. http://www.moe.gov.cn/srcsite/A26/jc_jk/kejggh/201404/t20140408_167226.html.
- [6] 石鸥. 核心素养的课程与教学价值 [J]. 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 2016(1): 9-11.
- [7] 石鸥, 张学鹏. 改革开放教科书40年再论 [J]. 教育学报, 2018(2): 26-32.
- [8] 郑富芝. 尺寸教材 悠悠国事: 全面落实教材建设国家事权 [J]. 人民教育, 2020(Z1): 6-9.
- [9] 李化侠. 从教材建设作为国家事权的高度推进三科统编教材使用 [J]. 课程·教材·教法, 2020(6): 73-74.
- [10] 教育部关于印发《中小学教材管理办法》等的通知 [EB/OL]. (2019-12-16) [2023-6-23]. https://www.gov.cn/zhengce/zhengceku/2020-01/07/content_5467235.htm.
- [11] 赵婀娜. 用心打造培根铸魂、启智增慧的精品教材: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教材建设工作综述 [N]. 人民日报, 2021-10-11(1).
- [12][41][49] 石鸥. 教科书概论 [M]. 广州: 广东教育出版社. 2019: 263, 284, 272.
- [13] 对十三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第2373号建议的答复: 关于中小学教科书政府采购中存在的问题和建议 [EB/OL]. (2021-9-6)

- [2023-6-23]. http://www.moe.gov.cn/jyb_xxgk/xxgk_jyta/jyta_jiaocaiju/202201/t20220106_592678.html.
- [14] 中共中央 国务院印发《深化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总体方案》[EB/OL]. (2020-10-13) [2023-6-23]. http://www.moe.gov.cn/jyb_xxgk/moe_1777/moe_1778/202010/t20201013_494381.html.
- [15][38] 石鸥, 张文. 改革开放 40 年我国中小学教材建设的成就、问题与应对[J]. 课程·教材·教法, 2020(3): 95-103.
- [16] 范印哲. 教材设计导论[M]. 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3: 114.
- [17] 钟岑岑, 余宏亮. 中小学数字教材研究 20 年: 历程、特点与展望[J]. 教育科学, 2021(6): 54-61.
- [18][27][28] 郭戈. 我国统编教材的历史沿革和基本经验[J]. 课程·教材·教法, 2019(5): 4-14.
- [19] 教育部介绍义务教育三科教材有关情况[EB/OL]. (2017-8-28) [2023-6-23]. https://www.gov.cn/xinwen/2017-08/28/content_5220979.htm.
- [20] 习近平. 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N]. 人民日报, 2016-5-19(2).
- [21] 张振, 刘学智. 教材制度建设的困境与超越: 国家治理视角[J]. 中国教育学刊, 2020(10): 53-57.
- [22] 余宏亮. 建设教材强国: 时代使命、主要标志与基本路径[J]. 课程·教材·教法, 2020(3): 95-103.
- [23] 刘瑞娜, 李太平. 改革开放 40 年我国中小学教材政策的演变特征及未来走向[J]. 基础教育, 2019(1): 4-14.
- [24] E·拉兹洛. 决定命运的选择[M]. 李吟波, 张武军, 王志康, 译. 北京: 三联书店, 1997: 6.
- [25] 余宏亮. 数字教材的风险省察与规避策略[J]. 课程·教材·教法, 2021(2): 43-49.
- [26] 郭利强. 数字时代的教材编制: 技术伦理与风险规避[J]. 课程·教材·教法, 2021(2): 43-49.
- [30] 施久铭, 董筱婷, 钱丽欣. 在新起点上加快构建中国特色高质量教材体系[J]. 人民教育, 2022(5): 18-22.
- [31] 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六次集体学习时强调 把党的建设作为党的根本性建设为党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提供重要保证[EB/OL]. (2018-6-30) [2023-6-23]. https://www.gov.cn/xinwen/2018-06/30/content_5302445.htm.
- [32] 刘学智, 张振. 百年中国共产党教材建设的特色化道路[J]. 教育研究, 2021(8): 4-13.
- [33] 伍雪辉, 郭元祥. 我国课程话语的历史透析[J]. 全球教育展望, 2006(11): 22-26.
- [34] 杨柳, 罗生全. 论教材建设的文化逻辑[J]. 教育学报, 2023(5): 87-98.
- [35] 赵颖. 新时代加强和改进教材体系建设的实践路径探析[J].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学报, 2022(10): 56-69.
- [36] 李臣之, 郭晓明, 和学新, 等. 西方课程思潮[M]. 北京: 人民教育出版社. 2012: 408.
- [37] 王攀峰. 中国教科书话语体系构建的价值、问题与路径[J]. 课程·教材·教法, 2023(4): 42-49.
- [39][44] 罗生全, 杨柳. 论教材建设国家事权的法理逻辑[J]. 湖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报, 2021(5): 35-43.
- [40] 张增田. 超越经验与常识: 教科书教学性的再认识[J]. 课程·教材·教法, 2020(1): 55-61.
- [42][46] 陈淑清. 新时代教材治理现代化的十年探索: 基本逻辑、实践路径和未来走向[J]. 课程·教材·教法, 2023(1): 20-28.
- [43] 刘学智, 段立鑫. 新时代教材治理现代化的路向转变[J]. 现代教育管理, 2021(10): 77-83.
- [45] 郝志军, 王鑫. 加快形成中国特色高质量教材体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学习研究之三[J]. 教育研究, 2022(3): 4-14.
- [47] 张振. 新时代教材体系建设的三重逻辑: 价值、理论与实践[J]. 课程·教材·教法, 2023(4): 34-41.
- [48] 陈柏华, 高凌飏. 教材观研究: 类型、特点及前瞻[J]. 全球教育展望, 2010(6): 4-10.
- [50] 靳玉乐. 努力构建中国特色教材体系[J]. 课程·教材·教法, 2019(7): 4-8.
- [51] 江苏省财政厅拨付 2021 年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免费教科书和作业本经费[EB/OL]. (2021-4-27) [2023-6-23]. http://www.mof.gov.cn/zhengwuxinxi/xinwenlianbo/jiangsucaizhengxinxi/202104/t20210427_3693400.htm.
- [52]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教育发展委员会. 学会生存——教育世界的今天和明天[M]. 北京: 教育科学出版社, 1996: 117.

The Construction of Primary and Secondary School Textbooks in China in the New Era: Achievements, Problems, and Suggestions

WANG Jiaojiao, ZHANG Zengtian
(Capital Normal University, Beijing 100048)

Abstract: The construction of primary and secondary school textbooks, as an important event in the decade of educational reform in the new era, has embarked on a unique path for the development of basic education textbooks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However, it cannot be denied that there is still a certain gap between the development of textbooks and the high-quality textbook system. In the future, we should adhere to the path of building textbooks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and grasp the leadership, discourse and initiative of textbooks; return to basic research in textbook construction, and enhance the theoretical, practical, and comprehensive nature of textbooks; enhance the modernization of textbook management and promote the overall planning, standardization, and refinement of textbooks; utilize external resources for textbook construction and achieve high-level, high investment, and high-tech teaching materials.

Keywords: the New Era, construction of primary and secondary school textbooks

(责任编辑: 何文洁)